



Prifysgol Cymru
Y Drindod Dewi Sant
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aint David

Postgraduate Assignment coversheet & feedback form

THIS SHEET MUST BE THE FIRST PAGE OF THE ASSIGNMENT YOU ARE SUBMITTING
(DO NOT SEND AS A SEPARATE FILE)

For completion by the student:		
Student Name: Kehan Dong		
Module code: SICH7023 Module title: :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or the Study of Sinology 漢學方法論	Student ID number: 2016148	Educational support needs: Yes / No
Module tutor: Prof. Feng-Yuan Chen Assignment due date: 2026.6.5		
If your module has multiple submissions please indicate which piece of work this is. 1 st ☐ 2 nd ☒ 3 rd ☐ 4 th ☐ 5 th ☐ 6 th ☐		
Word count: 3423		
I confirm that this is my original work and that I have adhered to the University policy on plagiarism. Signed <u>Dong Kehan</u>		
Email submission: if you are submitting this form via email, please tick this box ☐ (as a substitute for your signature) to confirm that you agree to the above declaration.		

Assignment Mark	
1st Marker's Provisional mark	
2nd Marker's/Moderator's provisional mark	
Agreed Internal Mark:	
External Examiner's mark (if relevant)	
Final Mark	

NB.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

For completion by Marker 1:

Comments:

Marker's signature:

Date:

For completion by Marker 2/Moderator:

Comments:

Marker's Signature:

Date:

AGREED INTERNAL MARK (where necessary):

Comment on process on arriving at agreed mark:

External Examiner's comments (if relevant)

External Examiner's Signature:

Date:

AI Acknowledgement

☒ **I have not used AI in my assignment**

I confirm that I have not used any AI tools in the research and creation of this assignment. I confirm that I have not presented any AI generated materials as my own work. I confirm I have copies of my drafts, notes, and other resources I used, which I may be asked to provide in evidence.

☐ **I have used AI in my assignment**

I acknowledge the use of [AI Tool 1] [(AI Tool 1 url)] on [Date] to [Purpose my work: (e.g. support my research/proofread/edit photographic material etc.)]. I used the prompt(s):

1. [Prompt]
2. [Prompt]
3. [Prompt]

I confirm that I have not presented any AI generated text as my own work. I confirm I have copies of my drafts, notes, and other resources I u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use of AI tools which I may be asked to provide in evidence.

(Delete or continue list as required)

I acknowledge the use of [AI Tool 2] [(AI Tool 2 url)] on [Date] to [Purpose my work (e.g. support my research/proofread/edit photographic material etc.)]. I used the prompt(s):

1. [Prompt]
2. [Prompt]
3. [Prompt]

I confirm that I have not presented any AI generated text as my own work. I confirm I have copies of my drafts, notes, and other resources I u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use of AI tools which I may be asked to provide in evidence.

國學、漢學、中國學的名義與研究範圍概述

壹、前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隨著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文化中地位的日益凸顯，「中國文化」的研究，也得到了相應的關注。可是「中國文化」歷經千年的積澱，其內容不勝枚舉。在談及「中國文化」時，其所指為何，便是建立對話的前提。因此本文梳理目前對「中國文化」研究的三個主要面向：國學、漢學、中國學，試圖通過對其名義和研究範圍的整理，釐清國學、漢學、中國學三個核心概念，以期在學術對話中，幫助研究者定位其學術歸屬，明瞭「中國文化」研究中的學術話語體系。

貳、國學

「國學」一詞的概念，至 19 世紀末，仍取自《禮記·學記》中「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的意涵，指設於都城主要教授貴胄子弟的學校。¹康有為在其 1886 年所著的《教學通義·國學》中指出「至於國學，自天子、世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皆教之。」²

後來，「國學」的概念發生了由「學校」到「文化」的轉變。姜義華認為其源於日本江戶與明治時代。當時以契沖、荷田春滿為首的一批學者「因反對作為日本封建社會指導理論與生活規範的儒教以及佛教，根據《古事記》、《萬葉集》、《源氏物語集》等日本古典文獻，探究日本古代歷史、制度、文化，闡明日本固有精神，復歸古道。」³對本國古典文獻和固有文化冠以「國學」名號。「20 世紀初，中國留日人數激增，許多維新志士和革命者也流亡日本，在日本新國學運動及國粹主義思潮強烈影響下，「國學」一詞開始為許多國人所採納和使用。」⁴主要見於「上海鄧實、黃節、劉師培等人的『國學保存會』和日本東京章太炎等人的『國學講習會』與『國學振起社』。」⁵

「國學」者何？比較普遍的觀點，即胡適所云「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只是『國故

¹ 姜義華：〈近代中國「國學」的形成與演進(上)〉，《學術月刊》2007 年第 7 期，(2007 年 7 月)，頁 12。

² 康有為：《康有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97。

³ 姜義華：〈近代中國「國學」的形成與演進(上)〉，頁 14。

⁴ 姜義華：〈近代中國「國學」的形成與演進(上)〉，頁 14-15。

⁵ 姜義華：〈近代中國「國學」的形成與演進(上)〉，頁 15。

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國學』。⁶蔡尚思更統言之：「國是一國，學是學術，國學便是一國的學術。其在中國就叫做中國的學術。」⁷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清季一代學人在學術觀點、研究方法或學術立場上有著怎樣的差異，其在自身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之前冠以『國』的稱號的意願卻是完全一致的。」⁸這是因為學者面對清末至民國時期社會體制轉型、西學傳入、內憂外患的社會狀況，認為「學術」的興衰與「國家」的存亡有著必然的聯繫。正如章太炎所言：「夫國學者，國家所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⁹學術興旺與否關乎國家的存亡。

有上述討論可知，「國學」一詞源於日本江戶和明治時代的古典文獻和固有文化的復興，後由中國學人借用，指代「中國過去一切的歷史文化學問」，或統言之「中國的學術」。「國學」的意涵也因此發生了由「學校」到「文化」的轉變。之所以在「學」字面前獨加「國」字，旨在強調「學術」與「國家」之間相互依存的興衰關係。

參、漢學與中國學

「漢學」名義的界定，除其本身的涵義外，常與「中國學」發生關係。

「漢學一詞的定義相當多元。當『漢學』對應『宋學』時，指古典中國之語言文字與經典、考據等研究。」¹⁰而在國際視野下，「漢學是西洋人研究中國相關學問的一種學術分科的稱謂。」¹¹可是，在此脈絡下，對於「漢學」內容的具體所指，卻眾說紛紜。下面舉例說明。

李學勤認為「漢學」指外國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並框定「漢」的範圍是「中國」：

「漢學」，英語是「Sinology」，意思是對中國歷史文化和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研究。在國內學術界，「漢學」一詞主要是指外國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有些學者

⁶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季刊》1923年第1卷第1號（1923年1月），頁7-20。

⁷ 蔡尚思：《中國學術大綱》（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頁23。

⁸ 賀昌盛：《現代性與「國學」思潮》（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0。

⁹ 國學講習會發起人：〈國學講習會序〉，《民報》1905年第7號（1905年9月），頁11-16。

¹⁰ 潘鳳娟：〈臺灣的國際漢學研究：回顧與展望（1980-2020）〉，收入《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21年），頁712-714。

¹¹ 楊晉龍：《治學方法》（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頁161。

主張把「Sinology」改為「中國學」，不過「漢學」一詞沿用已久，在國外普遍流行，談外國人這方面的研究，用「漢學」較為方便。「漢學」的「漢」是歷史上的名稱來指中國，就像 Sinology 的語根 Sino-來源於「秦」，不是指一代一族，這是希望讀者注意的。¹²

何培忠則提出用「中國學」包含「漢學」的看法：

由於如今國外「中國學」不僅有關於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外交、環境等社會科學諸學科的研究，也有傳統漢學高度重視的有關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等人文科學諸學科的研究，因而，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學」是傳統「漢學」在現代的延伸和發展。而使用「中國學」這一稱謂，不僅可以包容所有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也可以使人對歷史的中國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現代的中國有更好的理解。出於這些理由，我們認為我國學術界也應跟上時代的變化，將國外對中國的研究統稱「中國學」。¹³

此處「漢學」指的是國外對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的研究，「中國學」則是對「漢學」概念的延伸，同時包含「傳統漢學研究」及「現代中國社會科學諸學科的研究」，是對「歷史中國」和「現代中國」的研究總和。

區別於何培忠將「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同歸於「中國學」，嚴紹盪則堅持只將「人文學科歸」類於「中國學」：

我以為關於對「Sinology」所表達的意思，應該有一個歷史事件的區分概念，例如把歐美日各國在工業文明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稱為「漢學」，在各國的近代文化確立之後展開的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稱為「中國學」，或許會更接近於他們的研究特征的實際。至於說 Chinese Studies，那是另一類的研究，即「現代中國的研究」，它們或許更接近於社會科學的範疇（例如當代政治、當代經濟等等），而不是我們所十分注目的經典的人文學科（例如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考古等等）。¹⁴

嚴紹盪並沒有直接接受傳統的將 Sinology 直接翻譯為「漢學」的說法，而是認為 Sinology 包含了「漢學」和「中國學」兩個概念。「漢學」和「中國學」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區別來看，他們彼此之間是一個歷史演進的過程。「漢學」和「中國學」均指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歸屬於經典人文學科。其區別在於其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嚴紹盪以「工業文明」這一歷史事件為分割點，在其之前是「漢學」，之後是「中國學」。對於 Chinese

¹² 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漫步》（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2。

¹³ 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12。

¹⁴ 嚴紹盪：〈我對國際中國學（漢學）的認識〉，《國際漢學》1995年第1輯，（1995年1月），頁8。前文中關於漢學和中國學的討論，參考自張西平：〈簡論中國學研究和漢學研究的統一性和區別性〉，《國際漢學》，2017年第3期（2017年9月），頁13-14。

Studies 嚴紹盪也沒有直接將其翻譯並歸類為「中國學」，而是將其與「中國學」切割，另立為「現代中國的研究」，歸屬於社會科學範疇。

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則是拒絕將「漢學」定義為泛指一切關於中國的研究，提倡將「漢學」回歸為一門語文學研究的學科性質。他說：「漢學是漢語言研究，特別是對用那種語言寫成的[古代]早期文本的研究。」¹⁵這一定義將「漢學」置於人文科學研究領域中，所研究的是「人類的特殊的創造，且不把它們作為可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而是目標本身。相應地，我們不主要關注『作為溝通「工具」的語言』這個普通的概念，而是關注作為藝術構建形式的語言。」¹⁶也就是說，薛愛華認為「漢學」研究不是為了以「語言」為跳板，去了解其他意涵。而「語言」本身，其中字與字，詞與詞之間如何交相輝映，才是研究的目的所在。

薛愛華如此定義「漢學」的原因是因為，「語言」和「寫作」在人文學科的中心位置，正如耶魯大學校長賈瑪蒂（A. Bartlett Giamatti, 1938—1989）所說：「我以為人文學科就是以語言，更確切地說，以詞語為中心的那些研究領域，因而，我以為激進的人文學科活動就是圍繞一個文本的解釋而展開的。」而「語文學」所研究的便是「詞語」。葡弼德（Peter Boodberg, 1903—1972）教授，談到東方語言系的建系宗旨時，他是這樣說的：

這個系的主要活動定位於語文學領域，這個詞的舊有意義，即廣義的文獻研究，包括字源學、語法、批評、文學史、文化史和語言史、對翻譯和解釋原始文獻能力的訓練、對被公認為是思想的主要運載工具的語言〔能力〕的培養。如此說來，語言研究和文獻研究是不可分的。

所以，薛愛華認為，漢學即關注中國之語言遺存，亦即漢語文獻的語文學。¹⁷

綜上而言，對於中國傳統學問而言，「漢學」與「宋學」相對，指古典中國之語言文字與經典、考據等研究。在國際漢學的脈絡下，「漢學」是西方研究中國學問課程設置中的某一分科。至於「漢學」的具體研究內容，雖然各學者對其概念的細分解釋不同，但都可概括為對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的研究。細分之，則是李學勤認為「漢學」即是外國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何培忠認為「漢學」指的是國外對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的研究

嚴紹盪認為「漢學」是歐美日各國在工業文明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對中國文化的研究；

¹⁵ 薛愛華 Edward H. Schafer 著，沈衛榮譯：〈何為漢學？如何漢學？〉，《國際漢學》，2020 年第 4 期（2020 年 12 月），頁 6。

¹⁶ 薛愛華 Edward H. Schafer 著，沈衛榮譯：〈何為漢學？如何漢學？〉，頁 6。

¹⁷ 上述內容整理自薛愛華 Edward H. Schafer 著，沈衛榮譯：〈何為漢學？如何漢學？〉，頁 4。

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則將追尋「漢學」的根本，認為「漢學」是對古代早期文本的漢語言研究。隨著海外漢學研究的發展，「漢學」的意涵也發生了轉變，提出了「中國學」的概念。「中國學」則更強調「中國」這個「區域性」概念。不同學者對「中國學」概念的理解也不相同。何培忠認為「中國學」不僅包含傳統「漢學」的研究（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等人文科學諸學科的研究），而且包含關於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外交、環境等社會科學諸學科的研究，可以說是「歷史中國」和「現代中國」的研究總和。這是一種跨學科的分類，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共同協作，構成「中國學」。甚至認為「中國學」可以吞併「漢學」。薛愛華對「中國學」的看法，區別於何培忠「跨學科」式的分類，認為「中國學」要保持其人文學科的獨立性。解釋「中國學」是各國的近代文化確立之後展開的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體現了「漢學」和「中國學」之間隨著歷史時間演變的關係。

肆、結語

國學、漢學、中國學的名義與研究範圍各有所指。「國學」一詞，統言之「中國的學術」，析言之，則指「中國過去一切的歷史文化學問」，「國」與「學」的結合，旨在強調「學術」與「國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至於「漢學」，一方面在中國傳統研究的語境下，指與「宋學」相對而言的古典中國之語言文字與經典、考據等研究。另一方面在國際視野下「漢學」指西方研究中國學問的一種學術分科。其具體所指可以概括為兩種：一是對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的研究。二是對古代早期文本的漢語言研究。隨著海外漢學的研究發展，「中國學」的概念被提出。有別於漢學，中國學更強調「中國」這個「區域性」概念。中國學的概念分類目前也有兩種：一種是認為中國學是漢學的延伸，其包含傳統漢學及其之外的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外交、環境等社會科學諸學科的研究。另一種是認為中國學是在各國的近代文化確立之後展開的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漢學」和「中國學」同歸於 Sinology 的概念，「漢學」和「中國學」之間是一個歷史演進的過程。由此可知，國學、漢學、中國學的名義與研究範圍有明顯的區隔，在進行學術對話之前，對其概念的釐清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一、現代專書（按姓氏筆畫）

- 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漫步》，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 康有為：《康有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賀昌盛：《現代性與「國學」思潮》，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楊晉龍：《治學方法》，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年。
- 蔡尚思：《中國學術大綱》，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 年。
- 潘鳳娟：〈臺灣的國際漢學研究：回顧與展望（1980-2020）〉，收入《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21 年。

二、期刊論文（按姓氏筆畫）

-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季刊》1923 年第 1 卷第 1 號，1923 年 1 月。
- 姜義華：〈近代中國「國學」的形成與演進(上)〉，《學術月刊》2007 年第 7 期，2007 年 7 月。
- 張西平：〈簡論中國學研究和漢學研究的統一性和區別性〉，《國際漢學》，2017 年第 3 期，2017 年 9 月。
- 薛愛華 Edward H. Schafer 著，沈衛榮譯：〈何為漢學？如何漢學？〉，《國際漢學》，2020 年第 4 期，2020 年 12 月。
- 嚴紹璁：〈我對國際中國學（漢學）的認識〉，《國際漢學》1995 年第 1 輯，1995 年 1 月。
- 國學講習會發起人：〈國學講習會序〉，《民報》1905 年第 7 號，1905 年 9 月。